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八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九二五八**次会议

2023年2月13日星期一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弗雷泽夫人	(马耳他)
成员：	阿尔巴尼亚	霍查先生
	巴西	小德阿尔梅达先生
	中国	张军先生
	厄瓜多尔	佩雷斯·卢塞先生
	法国	德里维埃先生
	加蓬	比昂先生
	加纳	阿吉曼先生
	日本	石兼先生
	莫桑比克	费尔南德斯先生
	俄罗斯联邦	库兹明先生
	瑞士	贝里斯维尔夫人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沙欣女士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卡里乌基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米尔斯先生

议程项目

儿童与武装冲突

预防

2023年2月2日马耳他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S/2023/80)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 (U-0506)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上午10时0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儿童与武装冲突

预防

2023年2月2日马耳他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S/2023/80)

主席(以英语发言):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 我邀请以下通报人参加本次会议: 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比西尼娅·甘巴·德波特希特女士; 负责暴力侵害儿童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纳贾特·马拉·姆吉德女士; 以及迪维娜女士。

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2023/80, 其中载有2023年2月2日马耳他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转递了关于正在审议的项目的概念说明。

我现在请甘巴·德波特希特女士发言。

甘巴·德波特希特女士(以英语发言): 我感谢安全理事会及时组织这次关于预防武装冲突中侵害儿童问题的通报会。目前有25个局势受到联合国儿童与武装冲突议程的监测, 包括一个区域, 因此第2427(2018)号决议设想的预防冲突和保持和平目标从未像现在这样切实相关、迫在眉睫。我赞扬马耳他提供了一个可以用来讨论其执行情况的平台。

秘书长在上周向大会所作的发言中表示, 需要对整个和平进程持整体的看法, 确定冲突的根源, 而且——用他的的话来说就是:

“投资于预防, 从源头避免冲突, 着眼于调解, 推进建设和平, 并让妇女和青年更广泛地参与”。
(A/77/PV.58)

每年在这个会议厅里, 我都会介绍他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的年度报告, 其中包含了通过监测和报告机制收集的数据, 表明侵害行为的趋势仍然处于令人震

惊的高水平。

2021年, 即上一个报告年度, 联合国核实了近2.4万起严重侵害儿童事件。经核实数量最多的侵害行为涉及杀害、残害、招募和使用儿童, 还有拒绝人道主义准入和绑架。我们正在准备即将发布的2022年报告, 已经收集到的数据显示, 这些趋势仍在继续。

记录并核实侵害和虐待行为, 是了解实地武装冲突中儿童处境的第一个关键步骤。然而, 面对反而变得更加激烈、频繁和复杂的持续不断的暴力和冲突循环, 我们日益认识到, 了解和确定原本就存在的儿童所面临风险及其脆弱性, 对于一旦发生冲突即为他们提供保护并防止他们的权利遭到侵犯至关重要。我们的合作伙伴多年来在实施重返社会方案方面的经验以及我们自己的研究表明, 一旦出现冲突或紧急情况, 最容易遭受严重侵害的儿童是那些缺乏教育或谋生机会、处境贫困和流离失所或有残疾的儿童、以及面临其他风险因素的儿童。因此, 这些儿童更容易被武装团体招募或再度招募, 并面临其他风险, 如战时性别暴力。

同样, 我们在记录从冲突局势中或经由冲突局势被越境绑架和贩运的儿童时, 如果未能跟踪和应对这些儿童面临的特殊风险, 对这些局势的记述就存在疏漏。例如, 风险和脆弱性评估应包括在分析数据时系统性运用交叉性别视角, 从而以更加全面和针对具体情况的方式了解导致男童和女童面临冲突中性暴力方面的风险和脆弱性因素, 包括性别陈规定型观念和社会文化规范。评估还应包括对年龄、残疾和流离失所等其他情况的考虑, 这些因素有可能使儿童更容易成为冲突各方严重侵害的对象。每一个18岁以下的人都必须被视为儿童, 根据国际人权法, 特别是根据《儿童权利公约》, 儿童有权得到特殊保护。可持续地解决已经面临其他形式暴力和虐待的儿童的处境、以及充分消除招募的主要驱动因素, 有助于我们打破冲突发生和一再发生的循环。因此, 必须投资于长期对策, 消除冲突的根源。

我们今后能做些什么? 联合国儿童与武装冲突议

程拥有在各级制定的大量强有力的工具和举措,旨在通过该议程监测的局势中保护儿童使之免遭严重侵害。其优势在于确保与冲突各方的对话,自任务开始以来,交战各方为更好地保护儿童作出了数百项承诺,包括制定了41项行动计划。最近,该任务还寻求促进预防——安全理事会通过第2427(2018)号决议加强的预防工作——并与议程所列局势中的各国政府共同制定了预防计划,此外还有行动计划和其他有时限的具体协议。今天,安全理事会给我们机会重点讨论第2427(2018)号决议、以及为进一步紧急执行和实施该决议提供支持和能力的重要性。菲律宾制定了预防计划,我们正与中非共和国、哥伦比亚、马里和苏丹接触,以作出更多的预防努力。我应该指出,我们在南苏丹和也门的现有行动计划包含预防内容,我也要强调我们与非洲联盟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等区域组织开展的工作,我们与这些组织有着广泛的合作。此类区域组织与其成员国合作,让促进儿童保护的工作贯穿其各项进程,并进一步防止严重侵害儿童行为。

值得一提的是,172个缔约国批准了《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巴黎原则》、《温哥华原则》和《安全学校宣言》各自得到了100多个会员国的认可,这是对武装冲突中保护儿童的又一坚定承诺。这些文书都有助于保护儿童和防止严重侵害行为。但是必须做更多的工作。现在有机会在国家一级以及在次区域和区域各级制定预防战略或共同预防办法,应当向愿意参与这方面努力的各国政府提供足够的相关能力。这包括就现有的保护和预防努力,包括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分享信息共享、能力建设和后续行动的最佳做法。也可以包括与存在这种情况的国家或区域的联合国实体密切合作,也许可以利用可供部署的专家,来协调一致地标示当地的脆弱性。在理想的情况下,应当利用联合国在儿童保护方面的能力和专门知识来支持这一努力。

出于这些原因,本办公室和我加强了与负责暴力侵害儿童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及其办公室的伙伴关系,以更好地应对持续发生的暴力,并在冲突之前、期间和之后预测风险,以结束冲突循环。我们承诺今后

更好地了解 and 对外宣传这两项议程之间的内在关联,包括预警与侵害和虐待儿童事件之间的关联,并将儿童及其声音置于核心。人道主义、和平与发展之间的关联跨越预防、保护、建设和平与冲突后重建,应当得到更好的理解。

最后,2022年10月,在向第三委员会提交我的年度报告时,我呼吁该委员会将与儿童和武装冲突有关的所有现有工具和举措汇集成一个全面的国际框架,统一该议程的各项要素,实现更好地保护儿童和防止儿童遭受侵害的目标。我希望我的呼吁会得到响应,因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保护儿童的最佳方式是从根本上防止侵害行为发生。这包括改善儿童重返社会的状况,并找到儿童自己为之做出贡献的可持续和平解决方案。安理会随时准备承担这项任务,我们也随时准备支持其成员继续开展工作。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甘巴·德波特希特女士所作的通报。

我现在请马拉·姆吉德女士发言。

马拉·姆吉德女士(以英语发言):主席女士,我感谢你邀请我参加今天的会议,也感谢贵国致力于促进保护所有儿童的更高标准。正如我的朋友甘巴·德波特希特女士刚才强调的那样,马耳他发挥领导作用,让人们更好地了解世界各地数百万儿童在冲突之前、期间和之后面临的持续暴力、以及更加注重预防的重要性,这再及时不过了。

让我们停下来,用儿童的眼睛、通过儿童的眼睛,看看影响世界各地儿童生活和福祉的各种多重危机。正如成员们所知,全球有数百万儿童生活在冲突地区。冲突仍然是全世界保护工作遭遇挑战的最大驱动因素,是对儿童生命、安全和福祉的重大威胁,因此当然是每个人的关切。冲突往往与气候和金融危机等其他危机叠加,放大先前已存在的的社会不平等、贫困、饥饿和歧视,进一步加剧暴力侵害儿童的风险和影响。由于冲突、暴力和其他危机,已有数百万儿童流离失所。

儿童在冲突前就已经很脆弱,而冲突地区的儿童

以及在国内和跨越国境逃避冲突的儿童则首当其冲。他们的脆弱性涉及各个方面,正如甘巴·德波特希特特别代表所强调的,他们包括生活在贫困和偏远地区的儿童、女童、失去家庭照顾的儿童、被拘留的儿童、机构中的儿童;流落街头的儿童、少数民族儿童、残疾儿童以及移民、难民、寻求庇护和无国籍的儿童。他们往往面临一系列暴力,其形式多种多样,而且往往相互关联,如绑架、性虐待和性剥削、性别暴力、强迫劳动、贩运、走私、童婚、招募加入武装和犯罪团体以及剥夺自由。

经过这一切,儿童无法获得关键的保健、教育和保护服务。他们的发展、精神健康和心理需求往往被忽视,其后果可能持续一生。对冲突没有任何责任的儿童受冲突后果的影响却最大,但这种情况并非不可避免。在整个冲突过程中,预防六种严重侵权行为及其各种相互关联的暴力是可能的,前提是,第一,在冲突爆发前,确定并适当处理儿童已经存在的风险和脆弱性;第二,冲突期间所有各方都遵守最高标准的保护,包括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支持儿童及其照料者;第三,在冲突后为重建他们的生活持续提供支持和投资。

正如今天的通报所表明的那样,我相信,所有安理会成员都感到处理冲突前、冲突中和冲突后持续不绝暴力的风险和影响的紧迫性,这是通往预防的大门。只有通过投入资源建设综合性国家儿童保护系统,我们才能确保有效和积极的预防措施。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应当与我的同事比西尼亚·甘巴·德波特希特女士以及所有联合国机构和方案进行坚实合作和密切协调,包括在人道主义形势中这样做。这些形势继续表明,必须处理暴力现象各阶段的复杂性,同时通过紧密合作审视所有驱动因素。请允许我分享一些想法和具体的预防措施。

第一,了解和确定谁是弱势儿童以及他们生活在哪里至关重要。这意味着通过建立集中的国内信息管理系统,跟踪处境脆弱的儿童的确切人数,并且通过快速紧急儿童警报系统和提高认识,确保及早发现最脆弱的儿童和照料者。同样重要的是用儿童能够理解

的语言,提供关于现有支助服务的信息,如求助热线、安全走廊和空间以及家庭团聚服务等。

第二,至关重要的是要确保为所有儿童提供容易获得的人道主义援助和支持,特别是把重点放在最弱势群体上。需要制定可持续的多部门人道主义方案以减少风险因素,并且支持保护因素,增强儿童、家庭及其社区抵御冲突不利影响的能力。这意味着支持扩大综合服务,包括在教育、卫生、精神和心理社会支持、社会保护、安全庇护、儿童保护机制和司法等领域。

第三,冲突造成的被迫流离失所增加了儿童遭绑架和贩运以及儿童失踪的风险。为了防止这些犯罪,加强跨境合作至关重要,这意味着确保对儿童友好的边境管理、迅速交流信息以及妥善登记、转介和追踪孤身或失散儿童。必须建立预先开发的、在危机情况下可以重新启动的跨境数据系统。这种合作将通过提高刑事调查和法律互助的能力,加强对包括贩运者在内的犯罪人的追责。

第四,处理儿童保护问题的所有行动都必须以儿童的经历为基础和依据,因为他们最清楚现有制度在哪些方面最让他们失望。受冲突影响的儿童已经采取行动,提供同伴支持,促进和平与建设和平,并防止激进化。在也门,儿童通过一项和平决议要求实现和平。在叙利亚和乌克兰,女孩们与世界分享她们的故事,以促进和平。在阿富汗,儿童通过艺术和写作促进和平。在非洲和拉丁美洲,青年领袖一直积极参与建设和平。这些只是几个例子。

我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通过提供工具和支持性举措,与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接触。这些工具和举措帮助确保发出风险警报,并及早发现暴力驱动因素。过去两年来,我们与80多个会员国通过自我评估程序进行了接触,以评估它们在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下所作承诺以及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从而结束包括冲突地区在内的所有环境中的暴力侵害儿童行为。这清楚展现了发展、和平与安全以及人权这三个相互关联的支柱,它们是本组织工作的精髓。

我在过去一年对非洲、亚洲、欧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中东和北非的所有国家访问中,与伙伴们一起确定了程度各不相同的脆弱因素以及确保早期发现和早期行动的方法。通过我的办公室,我们还向联合国系统和各国提供了关于确保儿童参与的指导,包括分享儿童主导的举措的经验,以及使各国和各区域的儿童建立联系。

甘巴·德波特希特特别代表和我非常高兴今天促成了与喀麦隆的迪维娜女士的经验交流。加强儿童、男孩和女孩对决策的参与,制定满足他们愿望和需求的长期政策,对于建设可以保持的和平至关重要。我们最近与儿基会、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国际移民组织、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以及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就危机时期保护流动儿童的权利问题进行的联合宣传得到了肯定,被认为是有助于在这方面提供指导。

最后,我要重申,我承诺继续与甘巴·德波特希特特别代表以及我的所有联合国同行密切合作,提供联合技术支持和指导,分享做法,并开展联合国别访问和政策对话,以协助会员国努力防止暴力侵害儿童行为,并在整个冲突过程中保护所有儿童,不让一个儿童掉队。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马拉·姆吉德女士的通报。

我现在请迪维娜女士发言。

迪维娜女士(以英语发言):请允许我感谢万能的上帝带来这一美好时刻,感谢马耳他在安全理事会召开本次重要讨论,并给我机会在本次通报会上代表民间社会和儿童。我也感谢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和负责暴力侵害儿童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

我叫迪维娜·马卢姆。我今年18岁,是一名来自喀麦隆的获奖建设和平工作者,我的工作侧重于预防、儿童权利和性别相关问题。我从14岁就走上了青年活动家的道路,创建了一个由100名志在变革的儿童组成的组织。自那之后,本组织每年动员至少5000名儿

童参与建设和平活动。如今,我们仍然看到世界各地发生战争和武装冲突,它们可能会阻碍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非洲和中东的社会政治环境中,武装团体——包括一些被联合国认定为恐怖主义的团体——实施的暴力及其造成的不安全更加严重。许多儿童被迫逃离。在非洲,他们被当成作战人员、地雷测试员和厨师。

我国喀麦隆正处于多重冲突之中,受到日益严重的暴力和不安全的影响。在当今世界,冲突对人权,尤其是对儿童、女童和妇女的人权产生了巨大影响。正如我刚才提到,在非洲,成千上万的儿童和青年被迫充当作战人员、地雷测试员、信使和厨师,其中一些人甚至被当作人盾。尤其是女童和妇女被用来达成一些可怕的目的——被当成军队或武装团体领导人的性奴隶。

在经历这种可怕的局面后,我决定迎难而上。针对这些儿童的需求,我在2015年创建了儿童促进和平组织,这是一个由儿童和女孩领导的运动,在喀麦隆和几个非洲国家复杂的文化体系中、在受影响地区开展工作,努力实现公共领域的民主化,促进包容性治理,并在公共领域扩大儿童的政治和经济表达。

儿童促进和平组织在喀麦隆各地区开展工作,有100多名常驻成员。我们的策略是依靠艺术、能力建设、运作性别和平俱乐部、纪录片、指导、宣传、社会心理援助甚至软件设计。

我们通过儿童促进和平组织实施了几个项目,其中2019年启动的“平息枪炮声”是旗舰项目之一。这是一个由女孩领导的综合性公民参与项目,旨在让非洲摆脱冲突,从而让所有利益攸关方参与并动员它们为儿童权利和有效的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建设和平作出贡献。通过该项目,儿童正在采取积极行动,为与建设和平、暴力极端主义和人权有关的问题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儿童、宗教和传统领袖甚至地方当局正在密切合作,以打击仇恨、暴力言论和武器的非法扩散。

我为儿童促进和平组织所做的工作得到了认可和承认,因为它产生了成果。通过社区宣传和倡导运动,

“平息枪炮声”项目已帮助到至少550万人。该项目促进了对曾经加入武装团体的5000名儿童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的支持。我可以具体看到,在目标地区——该国最北部和西北部——退出作战的儿童和前作战人员受到的污名现象减少了45%。

我们还创建了270多个和平俱乐部,并一直在学校、社区、清真寺和教堂开展工作。这些由女孩领导的俱乐部寻求提高儿童对建设和平、儿童权利、性别平等相关主题的认识,并建设他们预防和解决冲突的能力。这项举措的一个内容是,儿童制定并落实了一项反对暴力极端主义和激进化的儿童宣言。

为了加强儿童与武装冲突议程内的预防工作,并充分利用现有工具来防止武装冲突局势中严重侵害儿童的行为,我将着重谈谈一项与本组织工作密切相关的具体建议:儿童对和平的看法。

为了更好地纳入儿童对和平的看法,并制定举措和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各国必须鼓励不同身份的儿童和青年从头开始参与共同创造过程,以便更好地了解他们的现实处境,并最终设计出更切实相关、有效、包容的方案。在项目和政策实施过程中,利益攸关方应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让青年能够参与其中,以便每个人都能充分利用现有的机会。例如,在实施项目之前,我的组织会进行实地考察,发放问卷,确保儿童真正理解某个特定问题,并提出建议来缓解、或者可能是解决问题。我们确保受益者参与项目的构思、实施和后续行动,以便他们掌控项目,确保所得成果的可以复制和持久。

促进儿童参与决策也意味着消除阻碍青年参与的技术和资金障碍。根据我的经验,找到和获得必要资金来加强我的工作和行动一直是很困难的——要么是因为政府不资助儿童或女童组织,要么是因为许多资助方的程序通常很复杂。凡是涉及在当地或国际层面与政府或主要国际组织合作的问题,我作为一个非洲人的感受是,他们大多数人似乎都没有认真对待儿童和女孩。他们并不总是允许他们做决定,或给他们做决定的空间。他们更愿意与成人领导的组织合作,

解决与儿童和女童有关的问题。为了结束冲突循环,有必要投资于儿童并为他们的参与提供便利。利益攸关方应支持开发相关平台,优先考虑儿童的看法,包括他们的经历,使他们能够与同龄人、青年和青年领袖合作,共同努力促进和平、人权和优先将儿童纳入和平进程的倡议。

教育也是帮助儿童参与决策的关键。这意味着投资于教育,包括批判性思维、调解、沟通 and 与他人合作。教育和宣传还必须针对成年人,鼓励他们更好地理解儿童的视角以及对和平与安全的看法。应该进一步努力,通过倡导和促进儿童参与国家、区域和国际人权机制和进程,增强儿童行使和主张自身权利的能力。

各国也应加强儿童对它们的问责,在《儿童权利公约》以及其他条约和机制——人权理事会、可持续发展目标和青年议程——之间建立协同作用。我们需要结成联盟,通过在不断变化的全球环境中设定并促进关于儿童权利的创新讨论和看法,影响国际政治话语和议程。最后,各国应确保在制定法律、政策和实践时考虑到儿童在冲突中各种各样的经历,这些经历可能因性别、种族、能力、性取向、年龄、社会经济背景和其他形式的排斥和边缘化等因素而有所不同。

最后,毫无疑问,无论有没有足够的资源,儿童都可以在建设和平、特别是保护他们的人权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我认为儿童是关键的利益攸关方,能够推动社会变革。

有一句话真正打动了我——如果你想看到自己的社区或世界发生变革,那就去改变吧——因为只有变革者自己有所改变,变革才真正称得上是变革。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感谢迪维娜女士所作通报。

我现在以马耳他代表的身份发言。

首先,我要热烈欢迎并感谢甘巴·德波特希特特别代表和马拉·姆吉德特别代表的发言。我也感谢迪维娜女士分享见解,为我们改进工作提供启迪。

安全理事会2018年一致通过了得到98国联署的第2427 (2018) 号决议, 确立了儿童在联合国预防冲突和建设和平工作中的核心地位。马耳他强调, 只有在冲突爆发之前查明并消除儿童面临的风险, 才能打破暴力循环。这些风险包括加剧脆弱性的系统性因素, 如贫困、流离失所和缺乏社会保护。第2427 (2018) 号决议强调, 被控在武装冲突期间犯罪的儿童应首先被视为受害者, 并坚持要求对与恐怖组织有关联的儿童给予特别关注。

人权理事会还将保护儿童问题纳入其决议和普遍定期审议进程的建议, 从而发挥重要作用, 整个联合国系统持续采取协调一致的有效应对措施, 对于防止贩运儿童、跨境绑架儿童以及保护孤身或与家人或看护人失散的儿童至关重要。在这方面, 我们认为, 我们应利用现有机制, 加强跨境监测和报告, 遣返在原籍国以外的国家被抓获或释放的儿童, 使其重返社会。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也可发挥核心作用。

我们当然欢迎秘书长更系统地报告武装冲突中严重侵犯儿童行为的预警信号以及此类行为对区域和平与稳定的影响。以幸存者为中心的办法还必须为预防和预警提供信息, 因为在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发生之前往往会出现基于性别或群体认同的歧视、迫害、仇恨言论和对暴力的煽动。尽管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对女童的影响尤其严重, 但我们也看到性暴力被用来对付男童, 以折磨、控制和压服他们, 尤其是在被拘留的情况下。必须指出, 在与冲突有关的被拘留者中, 男童占95%以上。军事训练和标准作业程序还应顾及男女儿童因性别差异而产生的具体需求。

让儿童参与查明导致严重侵权行为的风险和脆弱性是一项重要原则。他们的观点对于更好地了解侵犯人权行为发生的背景以及冲突与和平进程对他们的影响至关重要。马耳他还强调, 平等接受扫盲和优质教育的机会十分重要, 有助于预防冲突, 为儿童提供备选途径。教育受到国际人权法、国际人道法以及《安全学校宣言》和《巴黎原则》等政治框架的保障。我谨借此机会鼓励所有国家核可和执行这些重要文书以及《温哥华原则》。

最后, 马耳他欢迎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办公室与暴力侵害儿童问题特别代表办公室在处理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时采取相互协调的做法, 以加强预防, 打击侵权行为, 消除风险因素。我们还欢迎同秘书长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特别代表办公室进一步进行协调。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理会主席的职能。

我现在请希望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德里维埃先生 (法国) (以法语发言): 我感谢甘巴·德波特希特女士、马拉·姆吉德女士和迪维娜女士的通报。

保护武装冲突局势中的儿童必须继续成为安理会的优先事项。法国从一开始就致力于这一议程, 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主席国马耳他知道, 它可以指望我们。

首先, 防止侵权行为意味着尊重我们的承诺。法国强调现有规范框架的重要性。安理会的决议应该得到执行。秘书长报告 (S/2022/493) 中的黑名单应谴责所有虐待儿童的人。法国赞扬在乌克兰设立联合国工作队, 监测和报告严重侵犯儿童的行为。必须对犯下此类侵权行为的人追责。我们欢迎国际刑事法院在这方面发挥作用。我们必须确保联合国的任务授权包含强有力的规定, 有足够的能力和资源来执行武装冲突局势中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监测和报告机制。其工作人员必须接受有关儿童保护问题的培训。我们赞扬特别代表和主席国马耳他在举办有关该主题的暑期学校方面所做的工作。

国家行动计划已使18万多名儿童得以被武装团体获释并重返社会, 安理会在这这方面的工作取得了成效。然而, 尽管取得了这些切实的成果, 儿童继续遭受冲突的影响。我们有责任继续共同致力于预防, 使遭受冲突之害的儿童获释并重返社会。这种保护对实现持久和平至关重要。招募儿童兵使青年远离教育和冲突后重建的前景, 这使他们很容易再次被武装团体招募。我们呼吁各国普遍批准《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 并普遍核可《巴

黎原则》。法国将在这一努力中充分发挥作用。让我们保护儿童,使他们免受战争之害。

张军先生(中国): 主席女士,我感谢你主持今天的会议,感谢甘巴特别代表、姆吉德特别代表的通报。我也认真听取了迪维娜女士的发言。

儿童是武装冲突中最无辜的群体,也是最脆弱的受害者。仅秘书长2022年报告就记录了近2.4万起严重侵害事件,在真实世界中肯定有更多的儿童因为武装冲突付出沉重代价。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积极行动,筑牢保护屏障,让每一个儿童至少都能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健康成长。在此我愿谈三点意见。

第一,要将预防和解决冲突作为保护的根本手段。最好的保护在于预防,最根本的预防是消除武装冲突。根据有关机构去年底发布的报告,全世界有4.49亿儿童正生活在冲突地区,占全球儿童总人数的六分之一。

在冲突地区,每天都有无数孩子在枪炮声中惊醒,暴力伤害、流离失所、贫困饥饿跟他们如影随形。只要战火不熄,儿童就永远身处险境,难以免于伤害、免于恐惧。他们需要的不只是危机响应和人道救援,而是真正持久的和平。

要实现和平,就要坚持政治解决的根本方向,更多在谈判、斡旋、调解上下功夫,不能动辄诉诸制裁等强制措施,更不能煽风点火、拱火浇油,让冲突长期化、扩大化,以此谋求一己私利。

要实现和平,就要将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落到实处,包括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反对搞政权更迭,反对以反恐、民主为幌子制造混乱、输出动荡。要实现和平,就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对话合作,致力于构建共同安全框架,旗帜鲜明反对单边主义、冷战思维、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我们的选择关乎战争与和平,关乎下一代人的福祉。全世界的儿童在看,历史也在记录。

第二,要将法治作为预防的根本遵循。从《儿童权利公约》到安理会就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通过的10

多项决议,对冲突局势中儿童保护的责任义务有明确的界定。要切实预防对儿童的侵害,就要强化法治精神,依法办事,把国际法关于武装冲突中保护儿童的要求落到实处。在此我们呼吁世界上最后一个没有批准《儿童权利公约》的国家尽快采取行动,让这项公约真正实现全覆盖。安理会决议明令禁止杀害儿童、对儿童实施性暴力、袭击学校等六种严重侵害,但這些国际法规定的红线正一再被突破。如果不能有效惩治已经发生的侵害,那么又如何震慑和预防新的侵害呢?

根据联合国儿基会的统计,过去一年,黑帮团伙针对海地学校的枪击、绑架、劫掠增加了9倍,这样的恶性事件令人发指,依法打击黑帮暴力刻不容缓。令我们关切的是,外国军队过去20年在阿富汗滥杀平民、侵害儿童,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惨剧,有的人还把自身的经历当作故事来讲,但至今没有依法进行彻底追查、问责和必要的赔偿。我们同样关切地看到,秘书长报告再次指出,伊拉克持续出现儿童伤亡,主要原因是战争遗留的爆炸物和简易爆炸装置。在这方面,当年发动战争的国家无疑负有不可推卸的法律和道义责任。

第三,要将支持儿童发展作为努力的根本方向。预防对儿童的侵害固然是一项艰巨任务,但这只是消极目标,积极进取的目标应该关注发展、关注儿童的全面发展。一个人的童年往往决定一生的命运,改变一代人的童年也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未来。联合国要统筹人道和发展资源,把消除贫困、零饥饿、普及教育、身心健康等等作为保护儿童工作的优先重点。然而,我们面对的残酷现实是,单边制裁严重破坏有关国家经济基础和发展能力,剥夺许多儿童最基本的发展权和生存权。在喀布尔最大的儿童医院,许多儿童饱受疾病折磨,严重营养不良,我们听到瓦尔达克院长悲愤地呼吁:解冻我们的海外资产,那是阿富汗的希望所在!

在叙利亚,在遭遇强烈地震灾害之后,我们看到非法的单边制裁导致叙利亚严重缺乏重型设备和搜救工具,民众不得不用双手挖掘。废墟下又有多少孩

子可能因营救不及时或救援能力不足而失去宝贵的生命？我们再次敦促有关国家立即全部无条件取消非法单边制裁，不要做天灾的共犯，不要剥夺儿童的生存希望，不要做虚伪的政治表演。

儿童与武装冲突工作组是安理会促进冲突地区儿童保护的重要平台。我祝贺马耳他接任工作组主席，期待工作组进一步改进工作方法，加强规划，全面跟踪安理会议程上的冲突局势，平衡推进审议和国别结论磋商工作。

我们支持甘巴特别代表为保护冲突地区儿童所作的努力，高度赞赏她去年12月访问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期待她向工作组通报访问情况，为加强儿童保护建言献策。让后世免于战祸是联合国成立的初心，保护下一代是人类永恒的道德责任。我们履行安理会的责任，不仅仅在于开一次会议，而必须采取实实在在的行动。让我们用行动告诉冲突中每一个孩子，你没有被辜负！未来可期！

佩雷斯·卢塞先生（厄瓜多尔）（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女士，我感谢你召开本次通报会。我们注意到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比西尼亚·甘巴·德波特希特女士；负责暴力侵害儿童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纳贾特·马拉·姆吉德女士；和年轻、勇敢的民间社会发言者迪维娜女士提供的信息。

第2427（2018）号决议重申了预防性外交在建设并保持和平方面的重要性，自该决议通过以来已经过去近五年时间，我们必须问自己几个关键问题。与2018年相比，冲突的状况如何？更重要的是，严重侵害儿童事件的数量呈何种趋势？这些问题的答案令人沮丧。2022年4月至6月的全球前景说明和秘书长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的年度报告（S/2022/493）表明，儿童继续遭到杀戮、残害和虐待，流离失所，被强行招募和绑架，并成为性暴力的目标。针对我们今天审议的话题，我国代表团谨提出三点意见。

首先，我们必须查明冲突的根源，包括不平等和社会、性别与代间不公平、缺少机会以及机构薄弱，这些根源与其它因素一道，为对抗搭建了舞台，使平民、

包括儿童和青年处于脆弱的境地。政治稳定、民主和治理达到可接受水准的社会陷入这些冲突的可能性更小，这已是可以证明的事实。

其次，我们应讨论预警系统的落实，在国家、双边、区域和全球各级交流和平教育方面的最佳做法。厄瓜多尔支持秘书长呼吁各国利用现有机制，保护女孩、男孩和青少年的权利。我们必须根据第1612（2005）号决议，加强安全理事会、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以及联合国系统内部所有其它伙伴之间的协同增效和互补工作，为预防外交提供便利。同样，我们应鼓励各国加入诸如《安全校园宣言》等务实的国际政治文书，以使它们能够了解和处理冲突时期教育渠道受到限制的问题。

第三，我国代表团认为，我们必须努力找到长期解决该问题的办法，包括通过不加歧视地倡导未成年人参与，并在讨论过程、政治过渡以及和平谈判中采取一种性别化的文化间做法。例如，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倾听阿富汗女孩和年轻女性的需求和建设，她们被禁止接受中学和大学教育，并被禁止参与公共生活。

我们应处理儿童兵的困境，包括确保他们的身心健康，帮助他们作为受害者而不是战斗人员重新融入社会。此外，我们必须开展扫雷活动，为流离失所的未成年人及其家庭安全和自愿返回其原籍地提供便利。

最后，我谨表示，作为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的副主席和《温哥华原则》的签署方，厄瓜多尔致力于落实旨在防止冲突和保护儿童与青年的长期解决方案。在这方面，我们正式认可了关于与武装团体有关联儿童的《巴黎原则和承诺》，因为我们相信全球团结在确保朝着稳定与和平社会过渡方面的力量。

贝里斯维尔夫人（瑞士）（以法语发言）：瑞士欢迎举行今天的辩论会。我们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甘巴·德波特希特女士和马拉·姆吉德女士的通报，最重要的是，我们感谢她们为儿童所做的宝贵工作。迪维娜女士值得欢迎的贡献强调了在这些工作中纳入青

年的声音的重要性。

所有儿童都有权享有童年。每一位儿童都有权在安全的环境中长大, 开发自己的潜能, 声音得到听取, 并且受到认真的对待。这是30多年前大会载入《儿童权利公约》的内容, 其范畴几乎具有普遍性。然而, 我们却仍在读到甘巴·德波特希特女士办公室最近的一项出版物中提到的以下这种证词。

“他们用学校……来掩埋尸体……儿童遭到强奸, 多个省份的几所学校和保健中心被用作武装团体的基地。”

任何儿童都不应目击这些暴力。仅举数例, 就在今天我们在这个会议厅开会的同时, 严重侵害女孩和男孩的行为继续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缅甸和乌克兰发生。我们有责任做得更好。在这方面, 国家有稳固的框架可以依赖, 其中包括多项安全理事会决议, 尤其是第2427 (2018) 号决议和《儿童权利公约》及其《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以及国际人道主义法。在此背景下, 瑞士谨强调三点意见。

首先, 安理会开发了旨在防止严重侵害的多种工具, 其中包括秘书长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年度报告 (S/2022/493) 附件。这些工具要保持其威慑力, 我们就必须维护其独立性、公正性以及可信度。联合国必须能够继续与所有利益攸关方接触, 以制订旨在制止和防止侵害儿童行为的行动计划。此外, 第1379 (2001) 号决议要求秘书长提请我们注意那些尚未被纳入安理会议程的令人关切的局势。及时地把这些局势纳入年度报告将进一步加大预防的力度, 因为它提醒各方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国际人权法以及国际难民法所承担的义务。加大预防的力度还意味着不懈努力, 以打击有罪不罚现象。

其次, 确保受教育的权利是预防的一个根本层面, 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正承受严重压力, 阿富汗和其它国家妇女和女孩的处境就是证明。不上学的儿童更容易遭受严重侵害, 然而在许多冲突地区, 攻击学校的行为却在继续增多。估计有2.22亿受危机影响的儿童需要教育方面的支助。这就是为什么瑞士和联合

国教育不能等基金同哥伦比亚、德国、尼日尔、挪威以及南苏丹密切协作, 将于本周在日内瓦举行一次高级别会议, 专门讨论在紧急情况下和长期危机中促进教育和筹集教育资金的问题。

第三, 帮助与武装团体或部队有关联的儿童重新融入社会对于维护和平、防止儿童再次被招募并且确保他们拥有未来至关重要。这些儿童中许多是女孩。因此, 重返社会方案必须对性别、年龄和特定脆弱性有敏感认识。儿童应该更多地参与这些方案的设计。我们欢迎联合国、会员国以及民间社会在实地所做的工作。开发可迅速部署的儿童保护能力可为这些努力提供进一步支持。

在履行其预防方面的职责时, 安全理事会常常达不到预期。加强武装冲突中儿童议程的预防层面将使我们能够在这方面取得具体进展, 并且像《儿童权利公约》所呼吁的那样保护儿童的权利。我们可以这种方式使女孩和男孩能够塑造自己的未来, 成为促进和平的行为体。

卡里乌基先生 (联合王国) (以英语发言): 主席女士, 我首先要感谢马耳他召开今天的会议, 并祝贺你担任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主席。我们期待共同密切合作。我也感谢今天的通报者所作的有力发言。

国际社会必须做更多工作来防止严重侵害儿童的行为。在乌克兰、阿富汗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国家, 儿童正在经历战争和冲突的恐怖。当侵害行为发生时, 我们必须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确保儿童得到所需的支持。在这方面, 我想提出以下三点。

首先, 我们必须确保现有的联合国机制能够有效运作。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和负责暴力侵害儿童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是安全理事会处理此类侵害行为架构的重要支柱。我们敦促所有会员国为此与它们进行建设性的合作。

第二, 联合王国对与冲突有关的针对儿童的性暴力急剧增加感到关切, 秘书长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问

题的2022年报告(S/2022/493)记录的增幅为20%。去年11月,联合王国发起了促进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致孕所生儿童的权利和福祉的《行动纲要》。联合王国与主要伙伴和甘巴·德波特希特特别代表一道,承诺根据《纲要》采取行动。这包括提供联合王国的专门知识,支持刚果民主共和国对法律、政策和做法进行全国审查。我们认为,这种行动将有助于改变成千上万儿童的生活。

第三,也是最后一点,联合王国正在探索包括制裁在内的所有手段,以遏制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的实施者。我们已经宣布了一揽子制裁措施,其中包括马里、缅甸和南苏丹的六个目标。这些国家被认定参与了性暴力和性别暴力行为,包括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行为。

国际社会必须向所有各方发出明确的信息,即侵害儿童的行为是不可容忍的。联合王国致力于在这一事业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霍查先生(阿尔巴尼亚)(以英语发言):也请允许我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甘巴·德波特希特和秘书长特别代表马拉·姆吉德以及民间社会组织通报者提供的深刻见解。

自从大会授权加强保护武装冲突中的儿童以来(见第51/77号决议),在过去25年中取得了重大进展。这再次表明,我们集体采取的措施很重要,这些措施有助于改变现实世界。

数字是存在的。超过170 000名儿童脱离了武装团体和武装部队。签署了37项行动计划,其中20项正在执行中。171个国家批准了《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应该实现这项《议定书》普遍性。

然而,正如我们听到的那样,没有太多理由感到高兴,因为数百万儿童面临的现实仍然严峻。儿童的基本权利继续遭到大规模和系统性的侵犯,特别是在冲突局势中。

在所有艰难的局势中,最脆弱的人总是遭受最大

的痛苦,最先看到自己的基本权利被剥夺。武装冲突更是加剧了这种侵害行为,尤其是对儿童而言。他们往往被剥夺了童年,被剥夺了上学的机会,并受到武器和周围战斗的恐吓。他们中的许多人将终生带着这些伤疤。

我们感到震惊的是,在世界各地的冲突地区,包括布基纳法索、马里、苏丹、也门、叙利亚、缅甸、阿富汗和许多其他地方,针对儿童的极端暴力行为不断增加。来自乌克兰的报告也仍然令人深感关切,其中载有严重违反战时保护儿童的基本原则的行为。共有438名儿童被杀,数百名儿童受伤,数百万儿童被迫离开家园,包括数千名乌克兰儿童据报被强行驱逐,供人收养。这是人们提出的一个主要关切,就在几周前,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格兰迪先生也提出了这一关切。

我们必须做更多的工作来保护儿童,确保他们在任何情况下的权利。请允许我强调在这方面需要采取进一步行动的一些关键领域。

首先,我们需要在预防方面投入更多,加强我们的集体努力,在冲突各方和联合国之间制定并执行具体且有时限的行动计划。利用现有机制和工具加强追责也有助于预防。有效的追责是对进一步侵犯基本权利行为的强大威慑。本着这一精神,阿尔巴尼亚支持将武装冲突中六种严重侵害儿童行为作为定向制裁的一项单独的认定标准。

第二,我们需要更好地利用监测和报告机制、秘书长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的年度报告以及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可用的工具。但是,为了确保共同努力的可信性和有效性,我们必须在授权和延长和平行动时纳入打击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措施。

第三,我们必须消除儿童重返社会和恢复正常生活的障碍,今天,儿童占全世界难民的一半。世界各地的儿童都需要一个安全的家和安全的环境,成长为健康的成年人。

最后,签署、批准和认可相关国际条约和规范性法案对于更好地保护武装冲突中的儿童至关重要。但

是, 为了将承诺变成行动, 我们需要确保充分执行和准确的定期报告, 以便成为儿童基本权利的守护者。

正是本着这种精神, 我国阿尔巴尼亚从叙利亚和伊拉克地狱般的难民营中遣返了阿尔巴尼亚裔儿童, 以便给他们第二次生活机会。根据在无国籍问题高级别会议上所作的承诺, 阿尔巴尼亚新的公民法规定了一项无限制的保障措施, 给予在阿尔巴尼亚出生的所有儿童阿尔巴尼亚公民身份。本着同样的精神, 教育部的指导方针规定在公立大学前教育机构登记和支持移民儿童、难民儿童、孤身难民儿童、返回的移民儿童、来自冲突地区的儿童和被贩运的儿童。

最后, 让我们提醒自己, 儿童出生、成长和教育的决定他们将以后在社会中的行为。我们都有单独和集体的义务和责任, 确保他们的权利得到保障, 保护他们免受伤害, 并尽一切可能使他们成为健康的成年人 and 负责任的公民。

比昂先生(加蓬)(以法语发言): 我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比西尼娅·甘巴·德波特希特女士和纳贾特·马拉·姆吉德女士。我认真听取了迪维娜女士的发言, 我们感谢她的贡献和承诺。

战争正在造成越来越多的儿童受害者。成千上万的女童成为强奸和其他形式的性暴力和性剥削的受害者。跨境贩运儿童进出冲突地区的情况屡有记录。复杂的国际犯罪网络助长了这一现象, 这些网络引发冲突, 以便进一步掠夺自然资源, 换取武器和战争工具。

这种贩运导致儿童受害者人数增加, 更多地卷入冲突。社会心理损害的程度、社会化进程的中断以及影响儿童的传统价值观的丧失对大多数儿童来说是无期徒刑。

格拉萨·马谢尔编写的关于武装冲突对儿童的影响的划时代的联合国报告(见A/51/306)估计, 每年有近2 500万儿童因冲突而流离失所。

冲突加剧了儿童受虐待的情况, 增加了性剥削和性虐待的风险。这种虐待往往在冲突后时期持续存

在, 表现为沦为奴役的家务劳动、贩卖儿童的增加、难民营中性暴力或性剥削的增加。

除了1999年《消除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公约》(第182号)中规定的原则, 包括禁止强迫或强制招募18岁以下儿童参与武装冲突之外, 导致招募儿童以及儿童在武装部队或团体中经历的情况是影响他们福祉和发展的部分原因。在这方面, 我们必须从涵盖冲突之前、期间和之后更广泛的事态发展角度重新审视这一现象。我们必须尽可能广泛地了解儿童兵问题, 以便在他们参加重返社会和康复方案时, 以最妥善的方式保护在冲突中被招募和使用的儿童兵。这种了解必须涵盖与武装部队或武装团体有关的所有儿童, 只要这些儿童正在或曾经被武装部队或武装团体以任何身份招募或雇用, 包括但不限于被利用为作战人员、炊事员、搬运工、通信员或间谍或用于性目的。

在应对武装冲突中持续存在的剥削儿童现象及其影响时, 我们必须继续表现出坚韧的毅力。安理会自1999年以来通过了关于武装冲突中剥削儿童问题的各项决议, 秘书长也发布了年度报告(其中包括一份在武装冲突中招募或使用儿童的实体清单), 除此之外, 国际社会还作出大力劝诫的姿态, 以便更有效地保护儿童。在冲突中参与剥削儿童的肇事者、领导人、指挥官和其他成年人必须受到起诉, 并追究其责任。在这方面, 国际刑事法院对托马斯·卢班加·迪伊洛案的裁决发出了令人鼓舞的信息。

在法律层面, 《儿童权利公约》就缔约国在和平时期和冲突时期保护其境内所有儿童的责任提供了最全面的法律框架。《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和《非洲儿童权利与福利宪章》特别重要, 因为它们加强了保护儿童、防止他们卷入武装冲突的规定。事实证明, 所有国家都通过这些法律文书至关重要。

我们必须解决招募儿童的根本原因, 包括导致招募儿童的风险和脆弱性因素, 包括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因素。很明显, 几乎所有冲突中的儿童兵大多来自最贫穷、受教育程度最低和最边缘化的社会阶层。

冲突地区、与家人失散或家庭生活破裂的儿童，尤其是难民和流离失所群体中的儿童，面临的风险尤其大。贫困导致儿童的生命面临风险，增加了他们遭受暴力和剥削的可能性，包括在危险的工作条件下成为童工以及被贩卖，从而使他们更容易面临其他危险。那些将儿童卖身为奴或对他们进行性剥削的施害者在一贫如洗的贫民窟和条件最糟糕的农村地区招募儿童，这些地区极端贫困，儿童也就更加易受伤害。

在实施具体的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时，我们必须确保这些方案适合与武装部队或团体有关联的儿童以及遭受性暴力的儿童，重点是尽可能以具有包容性并基于社区的方式落实重返社会，以便防止一切形式的重新招聘行为。在这方面，儿童和相关社区决定如何开展此类重返社会方案对于确保其最大效力至关重要。当国家机构最薄弱，社会网络效能最低，基础设施遭到大规模破坏和社会角色被颠覆时，就必须实施重返社会方案，为有关儿童提供真正的前景和真正的选择，防止他们被同一部队甚至其他国家重新招募。

最后，我要重申，我们解决冲突的全球战略——尤其是为受冲突之害的儿童所做的所有工作——都必须以保护和预防为基础，尤其要建立多方面的伙伴关系和加强复原力，同时解决武装冲突的根本原因。这种以儿童为中心的做法是对未来的宝贵投资，也是确保今日的儿童今后能够实现我们对全世界安全和尊严的愿望的最佳保证之一。

库兹明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们感谢马耳他召开今天的通报会。我们感谢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比西尼娅·甘巴·德波特希特女士、负责暴力侵害儿童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纳贾特·马拉·姆吉德女士和年轻的民间社会代表迪维娜女士作了全面和有益的情况介绍。

俄罗斯联邦最强烈地谴责伤害儿童的罪行。必须将此类罪行的肇事者绳之以法，并追究其责任。第1612（2005）号决议为监测武装冲突中保护儿童的情况奠定了基础。我们指出，安全理事会议程项目“儿童

与武装冲突”仅限于六类严重侵犯儿童的行为——招募和使用儿童；杀害和残害儿童；针对儿童的强奸和其他形式的性暴力；绑架儿童；袭击学校和医院；以及拒绝人道主义准入。第2427（2018）号决议也很重要，因为它大大扩展了保护儿童措施的工具箱，包括预防措施。我们认为，今天的讨论将提请人们注意需要更多地利用第2427（2018）号决议的潜力，这尤其是因为该决议明确呼吁联合国会员国在预防和解决冲突的努力中以及在冲突后重建中优先保护儿童。安全理事会在第2427（2018）决议中重申，打算利用联合国的所有工具对潜在冲突发出预警，以保护儿童并确保可持续和平。重要的是，必须在国际、区域和国家各个层面协调此类工作。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甘巴·德波特希特正在开展非常有作用的工作，我们应该给予充分支持。她和她的办公室及工作人员正在做大量积极的工作，帮助各国采取实际措施。特别代表办公室编写了一些非常有用的文件，特别是题为《武装冲突局势中保护儿童调解人实用指南》和其他重要工具。

武装冲突中的儿童问题工作组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个独特的机制有助于更好地保护冲突中的儿童并防止未来发生暴力。该工作组的主要工作是处理安理会议程上最严重的大规模武装冲突局势。不幸的是，在过去两年中，该小组的工作实效明显下降。它已变得政治化，没有就儿童的人身保护问题进行深入对话，而是试图再次注重解决人权问题，而这个问题属于其他联合国机构的职权范围。马耳他作为工作组主席，面临着在工作组内促成建设性和相互尊重的对话、避免工作组工作政治化和提高工作组工作效率这一艰巨而重要的任务。同时，必须记住，大会和人权理事会也在其任务授权范围内处理与儿童有关的问题。必须认真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其他文书规定的本组织各机关之间的现有分工。

必须强调应无条件遵守国际人道法的普遍准则并使用普遍公认的国际法律文书。这不包括《安全学校宣言》、《巴黎原则》和《温哥华原则》。这些宣言和原则是个别国家集团提出的政治倡议，没有获得普

遍支持。我们的前西方伙伴喜欢谈论的《安全学校宣言》甚至被正式接受该宣言所规定义务的国家彻底忽视。拿乌克兰为例，该国认可《安全学校宣言》。我们不断看到并记录到乌克兰武装部队对学校 and 医院实施的袭击和炮击，他们还将学校和医院用于军事目的，来容纳军事特遣队和储存重武器。美国、英国和法国也违反《安全学校宣言》，因为基辅好战分子正使用这三个国家提供的火炮系统和其他武器对学校 and 医院实施直接打击。就美国高机动性火炮火箭系统（“海马斯”）多管火箭发射器而言，这些目标是首先同乌克兰的美国赞助者商定的。同时，基辅及其在这些罪行中的西方同谋在谈论他们保护学校和儿童的承诺时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不用说，我不能不谈到乌克兰境内正在发生的事件的详情。基辅当局仰仗有人为其撑腰，持续对本国人民发动战争。自2014年以来，基辅一直在残暴镇压任何不同意其在顿巴斯实行的不人道政策的人。这些年来，该地区已有数百名儿童死亡，还有十倍以上儿童受伤。乌克兰武装部队一直蓄意把包括幼儿园、高校、中小学校和儿童医院在内的民用物体作为目标。让我仅举几个最近的例子。

1月21日，顿涅茨克市第279所幼儿园在乌克兰部队炮击该市Kirovskiy区时受损。1月28日，乌克兰部队使用“海马斯”对新奥伊达尔市的一家医院进行了针对性的袭击，造成14人死亡，24人受伤。同一天，新卡霍夫卡有一所儿童医院遭到了炮击。2月3日清晨，乌克兰部队使用“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炮击了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的Bulavynivka村，损坏了学校、文化中心和10座住宅楼。这种不人道的战争方法危及儿童的生命，剥夺儿童的受教育权，并摧毁乌克兰的教育基础设施。仅在去年，顿巴斯就有4574名平民遇害，其中包括153名儿童，还有279名儿童受伤。我们定期向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提供关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对儿童犯下的罪行，尤其是杀害、伤害以及袭击学校和医院的信息。

俄罗斯收容了数十万名为躲避乌克兰部队的野蛮轰炸而逃到我国的儿童及其家人。在此期间，约有40

万名儿童在俄罗斯联邦得到庇护。俄罗斯联邦总统办公室儿童权利事务专员Maria Lvova-Belova女士目前正与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以及其他最近获得解放地区当局密切合作，采取步骤建立儿童保护系统，恢复社会机构。开展了一些方案，优先确保儿童与家人待在一起，如果儿童的父母和亲属不在或死亡，则对这些儿童进行寄养。我们愿与会员国及来自特别代表办公室的专家分享我们的经验。

最后，我们如果谈论冲突中保护儿童问题，就不能不提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我们极为关切非大马士革所控制的地区，包括伊德利卜冲突降级区以及该国东北地区的儿童处境。多年过去了，东北部霍尔和罗杰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的灾难性状况仍未得到解决。控制这些营地的占领国美国拒绝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再次呼吁所有国家履行国际法规定的义务，采取步骤将本国公民的孩子从冲突区接回国。就我们而言，我们一直在努力让俄罗斯儿童返回家园，并积极参与助其重新过上正常生活。我们也随时准备分享我们在这方面的经验。

费尔南德斯先生（莫桑比克）（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比西尼娅·甘巴·德波特希特女士和负责暴力侵害儿童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纳贾特·马拉·姆吉德女士所作的全面通报。我还注意到我们的青年通报者迪维娜·马卢姆女士的建议。她们使我们更加意识到，冲突对整个社会都有负面影响，而在社会中，儿童受影响最大，是武装冲突的主要受害者。

因此，莫桑比克深为关切侵犯儿童权利的倾向，特别是秘书长两位特别代表所描述的倾向。我们认为，这些倾向是一个警告，表明我们个体和集体必须加紧行动，以防止冲突局势中侵害儿童行为再次发生。在这方面，通过第1261（1999）号决议对安全理事会来说是一个历史性里程碑，因为此举将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正式列入安理会议程。

在这方面，我们要指出莫桑比克前第一夫人格拉萨·马谢尔夫人孜孜不倦所做的重要工作。她撰写的

报告(A/51/306)具有普遍性。该报告不仅仅反映莫桑比克自己在1992年之前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对我国和南部非洲地区发动的冲突中的可怕经历,而且综述了世界各地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的儿童经历。这是朝着大会通过第51/77号决议确定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的职权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也是我们旨在防止侵害儿童行为的集体行动取得重大进展的一个标志。我们必须认识到,尽管作出了这些努力,但考虑到目前对儿童有着深刻负面影响的冲突很多,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莫桑比克认为,保护儿童至关重要。在我们社会中,儿童一直占据着优先地位。《莫桑比克共和国宪法》确保在全国范围内保障和促进儿童获得保护的权利并关心儿童的福祉。

在这一宪法指令的指导下,我们已批准或加入许多关于促进和保护儿童权利的区域和国际法律文书。通过接受这些文书,我们致力于尊重和确保遵守有关儿童权利的国际人道法准则,并采取一切可能措施防止侵害儿童的行为,包括武装冲突局势中侵害儿童的行为。

在我们目前的反恐举措中,我们制定旨在保护儿童的措施,因为儿童是我们宝贵的未来。我们还着手发展并加强我们国防部队和其他关键机构保护儿童的能力,以确保对受影响儿童的需求作出充分反应。

预防是武装冲突局势中保护儿童努力的关键词。我们的主要使命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解决该区域儿童脆弱性的一些根源。

最后,我谨重申,莫桑比克坚定不移地致力于继续执行有利于为我们的儿童创造更光明未来的预防措施。

小德阿尔梅达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巴西谨祝贺马耳他组织关于一个如此重要问题的本次通报会。巴西充分参与儿童与武装冲突议程。2022年7月,在我们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我们也主办了一次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的标志性活动(见S/PV.9096),会上我们讨论了秘书长关于该问题的最新年度报告

(S/2022/493)。

请允许我感谢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比西尼亚·甘巴·德波特希特女士以及负责暴力侵害儿童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纳贾特·马拉·姆吉德女士致力于并持续努力与受冲突影响国家的各方一道保护儿童。我也要感谢迪维娜女士所作的感人和鼓舞人心的证言。

一个抛弃儿童的世界是没有未来的。这样一个世界既不能激发信心、也不能激发希望。受到武装冲突摧残的儿童失去掌握未来和生活规划的权利,他们可能对和平失去信心。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代际责任,让我们不要忘记人类生存的时间维度。

尽管我们迄今作出了努力,但我们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许多情况下,由于不遵守国际人道法、国际人权法和国际难民法,儿童仍然遭受六种严重侵害行为。

巴西认为,儿童可以让联合国会员国团结在一起。虽然我们最近看到安理会成员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深刻分歧,但保护儿童使之免遭战争影响应当是一股团结的力量,能够让会员国采取共同的道德和政治立场。

我想分享关于武装冲突中预防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一些重要想法。

首先,预防的一个关键部分是确保在尽可能早的阶段追究责任。有罪不罚的情况会刺激进一步的侵害行为。追究责任在遏制有罪不罚现象,从而防止侵害行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巴西不仅呼吁各国采取追责措施,而且也敦促包括国际刑事法院在内的相关国际机制补充各国的国内努力。不惩处对儿童犯下的罪行,就无法保护儿童,国内管辖权和国际管辖权在伸张正义方面必须相辅相成。

必须进一步关注被迫流离失所的儿童,无论其法律地位如何。无国籍儿童、难民儿童、移民儿童和境内流离失所儿童面临遭受严重侵害和其他严重虐待行为的危险更高,包括被冲突各方招募和使用、遭受

性剥削、被贩运以及被拘留。遭受身心创伤以及无法获得满足儿童基本需求的服务等经历会对儿童及其家庭产生持久的影响。

第二，没有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儿童就没有尊严。安理会已经认识到，安全与发展两者相辅相成，是实现可持续和平的关键。为了防止并应对侵害儿童的行为，巴西认为，必须采取一种全面的办法，要考虑到相辅相成的政治、安全、经济、社会和人权等因素。

在这方面，我们呼吁加强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建设和平委员会之间的合作，以便更有效地整合努力。巴西还鼓励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和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充分利用建设和和平委员会的专门知识，该委员会具有独特的地位，能够在跨支柱讨论之间架起桥梁。

第三，教育是预防的重要支柱。在面临安全和人道主义危机的国家，教育处于建设和和平努力的最前沿。学校必须受到保护，不受攻击，因为每个女童和男童都有权在不害怕暴力的情况下接受教育。尤其重要的是，要防止某些国家通过有针对性地袭击女校和剥夺入学权利来破坏女童教育。我们必须在监测和报告侵害儿童行为方面纳入健全的性别平等观点，因为男童和女童可能以不同的方式遭受苦难。

教育促进和平是打破冲突局势中暴力循环的关键。如果我可以套用教科文组织《组织法》著名的序言，那就是，必须在女童和男童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

第四，如果反恐以牺牲我们的儿童为代价，那么反恐就没有达到目的。任何反恐行动都必须遵守国际法。儿童应始终主要被视为受害者，那些与被认定为恐怖分子的团体有关联的儿童也应如此，拘留儿童应仅作为最后手段，而且拘留时间应尽可能缩短。

巴西呼吁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采取预防行动。各国、联合国各实体和各区域机构在防止虐待儿童方面可发挥互补作用。在这方面，巴西重申，应当确保将保护儿童的条款和能力纳入联合国维和行动和政治特派团的所有相关任务中。

最后，虽然儿童不挑起战争，但他们是遭受战争后果最严重的人群之一。因此，保护儿童免受战争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痛苦的最有效方法是首先防止战争发生。投资于和平解决争端、教育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永远是最佳选择，因为它们也为儿童提供了一个如何通过对话而不是暴力或胁迫来解决争端的生动例子。

阿吉曼先生（加纳）（以英语发言）：首先，我想借用玛雅·安吉罗的话，她承认我们的行动对我们儿童的生活和未来产生直接影响，她说，“每个儿童属于我们所有人，他们将给我们带来一个与我们对他们表现出的责任直接相关的明天”。因此，当我们在安理厅开会时，我们应该团结一致，怀着一种共同的愿望，即按照第2427（2018）号决议和安全理事会其他有关决议的设想，通过加强保护措施和追求严格的预防文化，保护我们世界的儿童并确保他们的福祉。

在这一背景下，加纳欢迎马耳他今天及时召开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的通报会。我们赞同加强防止严重侵害儿童行为制度的目标，特别是在武装冲突的情况下。主席女士，我们向你保证，我们将最大限度地配合并致力于你现在担任主席的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的工作。我还要感谢比西尼亚·甘巴·德波特希特和纳贾特·马拉·姆吉德两位特别代表所作的通报，并感谢青年代表迪维娜女士提供了独特的视角，这对安理会提出了另一项挑战，即需要更加积极主动地防止严重侵害儿童行为。

加纳对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儿基会和其他合作伙伴设法在2022年取得的成果感到鼓舞。我们鼓励秘书长特别代表继续与冲突各方、区域组织、民间社会组织和联合国行为体接触。这种接触去年取得了成功结果，包括在布基纳法索、尼日利亚和也门制定和执行了相关议定书和行动计划。

过去的成果激发了人们对确保儿童安全的现有能力的希望，尽管现有的需求也意味着应该做更多的工作。我们仍然深感关切的是，在遭受武装冲突蹂躏的社区长大的儿童继续目睹和经历难以想象的大规模

和频繁的恐怖行为。冲突各方不断拒绝放下武器，这往往意味着儿童被卷入战火并被用作战争武器。包括战争遗留爆炸物、简易爆炸装置和过度使用武力在内的敌对行动直接或间接造成的杀戮和致残等侵害行为不应继续剥夺我们的儿童的未来。如果我们要确保充分保护儿童，就应该制止大量行为体逍遥法外或甚至在权力真空中活动，并且我们决不能放松预防冲突的努力。我们愿就我们如何在儿童与武装冲突议程范围内加强预防提出四个重要信息。

首先，我们认为，联合国预警和暴力监测努力应该采用对儿童问题敏感的相关指标。如果在冲突爆发前发现、理解和彻底解决导致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风险因素，预防就能真正取得成功——如果没有成功，那么就在冲突仍在全面爆发时积极主动地加以解决。一个可以重点关注和解决的主要风险领域的例子是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如贫困和缺乏教育机会，这些因素增加儿童被武装团体招募和再次招募以及遭受性暴力侵害的可能性。联合国和区域组织的维持和平特派团也应寻求将儿童保护义务纳入特派团的规划、政策、决定和活动，并且必须努力将儿童保护协调人纳入其外地行动。

第二，鉴于武装冲突中一些侵害儿童行为的跨界性质，联合国、区域组织和会员国需要通过制定和实施联合战略和协调机制，加强信息交流与合作以防止跨界招募和使用以及贩运儿童来产生协同增效作用。

第三，我们敦促区域组织深化与民间社会组织（民间组织）在预警和早期反应领域的合作，有针对性地侧重于儿童保护。诸如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和平与安全-民间组织平台等平台如果得到加强，将有助于更好地发现和预测对西非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及其对儿童的影响。为此，我们鼓励西非经共体与西非民间组织网络合作，促进信息和经验共享，以更有效地预防冲突和保护儿童。

第四，我们为支持执行儿童与武装冲突议程投入的资源反映了我们对该议程的重视程度。因此，我们鼓励安理会全力支持分配有针对性的、切实可行的和

快速的资源，以促进应对对儿童的威胁或避免他们可能面临的潜在危险。此外，迫切需要国际社会和会员国提供有针对性的资源并开展协作，以提高社区对爆炸物风险的认识，并确保识别、隔离和最终销毁可能危及儿童生命的所有类型的爆炸物。我们还敦促继续支持学校作为和平枢纽，包括通过启蒙教育和持续支持学校供餐方案。

最后，我要重申，尽管全球在提高认识和防止武装冲突中严重侵害儿童行为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加纳致力于保护儿童并确保他们安全和可持续的未来而加倍努力。

米尔斯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非常感谢甘巴·德波特希特特别代表、马拉·姆吉德特别代表以及迪维娜女士今天作了深思熟虑和有益的通报。主席女士，我感谢你主持今天的重要通报会。我们期待马耳他担任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主席。

秘书长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的最近报告（S/2022/493）发人深省地概述了冲突是如何继续影响儿童的。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阅读报告中近24000起经核实的侵害行为确实令人心碎。美国仍然坚定致力于儿童与武装冲突议程项目，并渴望看到该议程项目被纳入安全理事会的所有工作。当我们采取预防措施保护儿童时，我们保护和捍卫我们的集体未来。为了防止今后侵害和虐待儿童行为，我们必须向那些犯下这些行为的人表明，他们将被追究责任。

俄罗斯代表团试图将其在乌克兰的战争说成是对乌克兰儿童有积极影响。让我把话说清楚。在乌克兰，俄罗斯残酷的全面入侵对儿童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我们赞扬秘书长在其最近的报告中将乌克兰列为一个令人关切的国家，该报告凸显了俄罗斯目前丧尽天良地侵害和虐待乌克兰儿童的行为。在最近访问乌克兰期间，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格兰迪先生强调了俄罗斯战争的悲惨一面——对儿童的影响，特别是战时向来自乌克兰的无人陪伴儿童发放俄罗斯联邦护照。据广泛报道，俄罗斯在其控制和占领的乌克兰领

土内大规模转移乌克兰儿童, 以及将儿童转移到俄罗斯本土, 在某些情况下还将儿童从乌克兰驱逐出境, 目的是使这些儿童俄罗斯化, 并让俄罗斯家庭收养或安置他们。

防止此类侵权行为的另一个不可或缺的工具是联合国国家工作队提供的监测和报告方面的专长以及世界各地其他联合国特派团的儿童保护专家提供的专门知识。没有他们的不懈努力和重要工作, 无数的更多儿童将遭受苦难。作为会员国, 我们有责任帮助确保必要时在联合国和平行动、特别政治任务和国家工作队部署适足的资源 and 专门的儿童保护人员, 以帮助它们完成任务。当我们听任这些职位空缺或人手不足时, 我们就会让儿童处于危险之中。

儿童, 特别是女童, 遭受性别暴力的比率惊人。我们尤其感到不安的是, 世界范围内绑架女童的案件增加了41%, 这些女童被绑架后通常会遭受性别暴力, 例如强迫婚姻、强奸和其他形式的性暴力。我们感到鼓舞的是, 与冲突各方接触的努力取得了积极成果, 让12214名儿童脱离了武装团体和武装部队。尽管如此, 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为这些儿童幸存者伸张正义和追究施暴者的责任, 并紧急处理对他们身心健康的长期影响。

冲突地区的儿童在保护方面面临严峻挑战。在埃塞俄比亚, 数千名儿童被迫离开家园, 与家人分离, 遭受性暴力。我们对埃塞俄比亚北部的停止敌对行动协议感到鼓舞, 并希望该国政府和提格雷当局将在这一势头的基础上再接再厉。我们还强调, 任何持久解决该冲突的方案都必须包括全面的解决办法, 包括为受害者和幸存者确保过渡期正义, 并追究暴行责任人的责任。

在阿富汗, 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以及招募儿童的做法严重损害了儿童和青年的身心健康。女童尤其受到影响, 因为存在早孕和不安全怀孕的情况。性别暴力幸存者和已复员儿童兵, 包括贩运幸存者, 都需要获得庇护所和长期护理。美国谴责并呼吁塔利班消除猥亵男童的有害做法, 并扩大对受影响儿童的保护

和康复服务。美国还谴责2022年12月24日颁布的禁止妇女为非政府组织工作的法令, 该法令将不合比例地影响接受包括医疗服务在内的人道主义援助的妇女和儿童。

最后, 我想我们大家都同意, 安理会必须用一致的声音说话, 呼吁加强遵守国际人道法、尊重人权和加大力度追究所有侵犯和虐待儿童行为的责任。安理会能够而且应该做更多工作来保护全世界的儿童, 我们可以从加强现有问责机制和为联合国儿童保护专家提供更多资源开始。

沙欣女士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以阿拉伯语发言): 主席女士, 首先, 我谨感谢你继续将儿童与武装冲突议程作为安全理事会的优先事项, 并选择预防作为我们今天讨论的议题。我们期待与担任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主席的你合作。我还要感谢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比西尼亚·甘巴·德波特希特女士和负责暴力侵害儿童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纳贾特·马拉·姆吉德女士所作的宝贵通报和为加强对儿童的保护所作的不懈努力。我们也感谢迪维纳士今天参加我们的会议并分享她的观点。

今天, 我将重点谈谈本区域儿童因冲突局势而受苦的不可接受的现实。我要强调, 冲突中的每一个儿童, 以及影响儿童的每一个冲突局势, 都值得安理会充分关注。根据儿基会的报告, 2022年仅在在中东和北非就有580名儿童因冲突或暴力行为而丧生。在整个该区域, 约有5000万儿童需要人道主义援助, 1300多万儿童流离失所。第2427 (2018) 号决议是为保护儿童议程制定预防性办法, 包括通过整个联合国系统的伙伴关系制定预防性办法工作中的一个里程碑。由于今天的会议是将我们工作的侧重点重新聚焦该问题的机会, 我想强调应当指导我们在预防领域的伙伴关系的三个因素。

首先, 我们必须优先考虑教育, 将其作为预防工具, 并对其进行投资。教育增强后代的权能, 并促进他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对话。它还保护儿童免遭招募以及助长冲突的仇恨和不容忍。无论是作为本国代

表,还是作为安理会成员,投资于教育要求我们明确表示,必须提供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并保护学习场所,这是国际法所保障的。

在阿富汗,女童被悲惨地剥夺了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在也门,胡塞武装继续利用夏令营向儿童散播他们的极端主义原则并招募他们,违反了他们根据国际法承担的义务以及他们与联合国签署的行动计划。学校和其他教学机构绝不应被用来宣传激进化,而应始终是学习、培养和向儿童提供机会的庇护所。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呼吁冲突各方遵守国际人道法规定的义务,捍卫、保护、尊重和促进受教育权。

第二,会员国应就儿童的康复、重返社会和遣返交流经验和最佳做法,并提供必要的技术和财政援助。战争对男童和女童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的长期伤害。这就需要考虑到儿童年龄、能力和其他需求差异的综合性重返社会方案。例如,在伊拉克,当局和广大社区继续努力应对达伊沙对女童所犯罪行留下的创伤,雅兹迪族群成员自杀人数增加的趋势令人震惊。同样,叙利亚的霍尔营地已成为激进化的滋生地,那里儿童的悲惨处境迫切需要国际社会的关注。在这方面,我们欢迎促成一些儿童遣返的努力,并鼓励采取此类步骤的国家分享最佳做法,以便其他国家能够采取类似举措。

第三也是最后一点,协调一致的地雷行动应是我们伙伴关系的核心部分,以确保采取预防性办法。即使在休战或冲突后时期,儿童仍继续被地雷杀害或致残。令人遗憾的是,在本区域尤其如此。多年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一直参与资助清除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的项目,包括在阿富汗、黎巴嫩和也门的此类项目,我们将继续支持扫雷和提高认识的努力。

石兼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弗吉尼亚·甘巴·德波特希特女士、纳贾特·马拉·姆吉德女士和迪维娜女士富有见地的通报。今年是第2427(2018)

号决议通过五周年。该决议强调,保护儿童对于预防冲突和维持和平至为关键。日本高度评价在这方面迄今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武装冲突中儿童的最基本权利继续遭到严重和大规模的侵犯。日本敦促武装冲突各方充分遵守国际法规定的义务,执行安全理事会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所有决议。我们必须忆述,安理会一致通过的第2427(2018)号决议强烈谴责针对学校的袭击,我们敦促所有会员国确保对此类袭击进行调查,并适当起诉责任人。

第2427(2018)号决议强调,确保获得优质教育是保护武装冲突中儿童的具体工具之一。迪维娜女士也指出了教育对于促进儿童参与决策的重要性。获得优质教育是一项基本人权,也是预防和缓解冲突的有力工具。它有助于阻止招募儿童兵,并为受冲突影响的儿童重返社会和康复提供必要的技能。

基于这一观点,日本支助了受冲突影响国家的若干教育方案。例如,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多年来一直在阿富汗为女童和妇女提供非正规扫盲方案和教师培训。此外,儿基会利用日本提供的资金援助,支持布基纳法索政府建设中学,并为促进和平和增强社会凝聚力开发具体的学习模块。日本准备在去年教育变革峰会所取得的成果基础上,加快努力,确保所有儿童和青年,包括受冲突影响的儿童和青年,都能得到包容各方的、公平的教育机会。

儿童绝不能成为武装冲突的受害者;相反,他们必须成为建设和平和可持续发展的希望的种子。我们应不遗余力地改善学习环境,确保提供安全和优质的教育,并保障所有儿童的人身安全。在此过程中,日本将继续与其他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国际人道主义组织和民间社会组织密切合作。

主席(以英语发言):发言名单上没有其他人了。

中午12时15分散会。